

秋的足跡

近日閒來無事，取出塵封已久的《山海經》隨緣翻閱了幾段，正沉醉間神識卻被來自海外西經的秋神絆住：

「西方蓐收，左耳有蛇，乘兩龍。」

寥寥數字竟令我浮想至那遍地瑾瑜的渤山，漫天火燒般的彩霞剎那間如畫卷在我心上唰地鋪展開來。狂喜之下正想多翻找點資料，卻除了「人面、虎爪、白毛、執鉞」等隻言片語之外杳杳無影。原先我很是嘆惋，但轉念一想，神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失去它本有的色彩，後人卻會以更豐妍綺麗的幻想填補它的缺漏空白。在那個當下，我決定要創造一對足以刻印下整個秋季的「蓐收之爪」。

秋天的海在我的印象中，永遠是一座富饒的王國。春日萌芽，乃少陽；夏日茁壯，乃老陽；秋為熟成與收割的日子，正是陰氣始生，陽氣衰退的交界遞嬗之點，乃少陰。整個世界也會在此時注入一道寧靜祥和的風，平復夏天的熱情狂亂。秋海給我的感覺更是安逸，微微搖曳的蔚藍波浪之下是最大的藏寶盒：紅珊瑚般的外衣濃豔、白玉般的軟肉剔透，罇那雍容的身影永遠是海中秋季的牡丹花王；頂著酷似岩石袈裟的老僧在岸邊坐禪，內裡卻有堪比牛奶鮮嫩的舍利子，牡蠣風雨不動安如山，如同覆著灰岩的白水晶，給人純淨的力量；北太平洋淺灣秋時會充滿劍影刀光，秋刀魚味道一如它的名字，老鹹厚重得像俠客，堪稱一方酒桌的寶刀出鞘……。秋海是一場盛大卻過於靜默的祭典，蓐收的虎爪踩踏起來想必也是這樣悄然生潮，純白毛髮飄逸如波，且有一對黑珍珠雕刻的利爪吧！

秋日的山野比起秋海，又是另一種不同的熱鬧形式了。「雲從龍，風從虎」，山林晨間傍晚起風時帶來的白霧掩蓋了蓐收到來的足跡，雖每座秋山都有不同的物種和作息，可它們的靈魂是共通的。虎爪賦予大山小丘的靈魂只有一個字，曰「離」。白草將折、紅葉將落、黃花將凋，多汁或風乾的果實將脫離枝幹，幼小動物將離開父母獨立……。既是分離又有何熱鬧可言？非也，分離僅僅是表象。蓐收之秋乃少陰，陽氣之終，陰氣之始，司刑戮；句芒之春乃少陽，陰氣之終，陽氣之始，司創生。在前人們賦予的想像之翼中，二神為同源的羽根之子。也就是說，蓐收的足跡並非冷酷無情，離別凋謝只是時序輪迴的一部分，秋處露秋寒霜降，一切都是為了來年的春暖花開。這麼一來，秋山的離別，便是期待再次相會的餞別季宴，為何不熱鬧呢？哪兒不歡喜呢？

「滄海桑田」，換句話說，只有天空是亙古不變的。秋季的天空兼容了夏冬的美。雖偶有颱風陰雨，但秋日的碧空總是淨如掃，低空處有蛋霜狀的積雲城堡，高空中亦有薄紗冰晶般的卷雲縹緲。時間流逝，清朗平和的藍逐漸成了我曾在渤山見過的，連靈魂深處也會跟著震盪不已的紅霞。那是來自上古的朱雀振翅，野性而絢爛，令我窒息無法言語。蓐收亦是司掌落日之神，每到此時才感覺我方窺祂萬千靈魂之一二，黃昏這短短的半時辰何嘗不是虎爪的霞色紋身？

向晚的闌黑默默洗滌了我的熱血。晚間是詩與月的魂牽夢縈，此時的神祇悄悄退場，大方地讓人構築文化的軌跡，詩酒相和。秋天的詩文蒼涼莫過范仲淹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」；艷麗莫過杜牧「霜葉紅於二月花」；壯美莫過王勃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；無奈莫過杜甫「秋高風怒號，卷我屋上茅」……一步一步，由碩大而寬厚的虎爪足跡踏染出幽深的楓紅世界後，再讓昨日的先人、今日的我們盡情收割開創。秋日穹海曠古渺遠、卻總是能讓浮沉其下的我隱約感受到那藏於剛正肅殺中的、名為「孕育」的溫柔。而每想到此，興許是心中自然湧發出對寰宇的感念吧，我竟覺得想哭。

暮收的虎爪，在我心上踏出了無盡時光洪流中，我所認識最瑰麗無方的宇宙。也許過於片面，卻風華絕代，這是屬於此時此刻的、我的「秋之足跡」。